

曷苏馆女真的几个问题

李自然 周传慧

(宁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曷苏馆女真是辽金时期政治舞台上较为重要的一个族群,但是由于正史当中语焉不详,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误解。在此笔者通过史料和语言学的分析,对“曷苏馆”的本意、辽代该族名的所指,以及辽金时期其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希望对恢复其本来面目有所裨益。

关键词:曷苏馆;女真;辽金时期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0)04-0016-07

曷苏馆女真是辽金时期,女真人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其研究不多,并且其中存在一些模糊地认识,在此,笔者就多年的研究,试对该群体做一个简单介绍,以求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曷苏馆的含义

“曷苏馆”女真是辽代出现的一个女真人群体,在辽金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出现于辽太祖时期(907—927),消失于金代明昌年间(1190—1197)。对于该群体人们通常只是直接记述它的名称,但对“曷苏馆”的本身意义却很少考虑。例如:翟立伟先生曾解释“合苏馆又作曷苏馆、合思汗、合苏款,即熟女真,辽代时属于女真一部。《金史·世纪》称曷苏馆为女真始祖函普兄阿古乃之后。金代置为路名,治所在今辽宁复县西北,辖境相当今辽东半岛中部地区”^[1]。他对“曷苏馆”一词并没有进行深入解释。其他学者即使有所解释,但是笔者认为也有些欠妥。再如:清代林寿图根据乾隆皇帝的观点曾解释“盖居混同江南者,为熟女真,江北者为生女真。契丹虑女真难制,安巴坚诱豪右数千家处辽阳南,谓之哈斯罕。满洲语藩篱也。防闲之,使不得与本国往来。其隶属咸州兵马司谓之辉发,其极远而野居谓之黄头。女真种有生熟,因有系籍不系籍之异称。哈斯罕大王者,系籍也。不系籍者,亦间有节度太师之号,所谓长白山太师,辉发太师是也”^[2]。这种解释存在着一定的疑问,其中:(1)“藩篱”一词,在满语、蒙古语中只是用“哈萨”这个音标注,而不用“罕”、“款”、“馆”;(2)在满语中“罕”是形容词动词化最后形成名词的一个词缀;而“款”、“馆”作为词缀的现象,在其构词却没有出现过。所以,林寿图的这种解释,笔者认为不准确。此外,也有人将“曷苏馆”与“辛者库”类比,似乎更不贴切。

笔者认为“曷苏馆”是“曷苏”和“馆”两个词的合成词:

“曷苏”一词,林寿图解释为“藩篱”,但是该词显然是契丹人的名称,只能从契丹语或与契丹语关系较近的蒙古语中查取。而在《辽史·国语》中没有对该词的解释,蒙古语中只有“和硕”一词与之相近,而“和硕”实际上的都是“浩特”这个词根的变体。虽然按照现代蒙语“浩特”有6种

意思：牧区蒙古族由数户集居而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园；牲畜歇处；（肩胛骨）冈下窝家；城市；放牧最小单位^[3]。但是根据明代中后期的《卢龙塞略》所收《蒙古译》（语译上）品职门：“北称属夷曰我勺儿”^[4]。“我勺儿”实际上是蒙古语“和硕”的变音^[5]。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曷苏”是蒙古语“属国”、“属民”、“属夷”的意思，进一步解释，就是“归化人”的意思。“曷苏”是“归化人”意思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1.满语中也有类似的解释。“和硕”在满语中所指的意思也是比较多的，除了“藩篱”之外，有人解释为“部落”^[6]，也有人解释为“角、方、楞；一方之主”等等，具有“方国”的意思，如“和硕亲王”^[7]。2.“曷苏馆”女真，主要强调的臣服的内容。在《金史》中提到：“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8]。无名氏的《女真传》也提到“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9]清代《启东录》也提到“盖居混同江南者，为熟女真，江北者为生女真。契丹虑女真难制，安巴坚诱豪右数千家处辽阳南，谓之哈斯罕。……女真种有生熟，因有系籍不系籍之异称。哈斯罕大王者，系籍也”^[10]；3.“哈斯罕”一词，也表现出了“归化人”和“属民”的意思。通常史料中将“哈斯罕”与“合苏馆”互称。实际上她们是两码事。《金史》曾记载：“曷苏馆路，置节度使。天会七年（1129），徙宁州，尝置都统司，明昌四年（1193）废有化成关，国语曰‘曷撒罕关’”^[11]，其中“罕”是形容词动化为名词的词缀，“哈斯罕”准确翻译，就是“归化的属夷的关”。4.《辽史》记载也在意在说明其蕴含“属国”的意思。在军对性质上，它属于属国军^[12]；在行政上，属于北面属国^[13]。

“馆（‘款’为其异写）”在辽金时期，实际是一种具有行政性的居住单位。按照《龙龕手鏡》“款，正苦管反，至诚重叩也，又爱也”^[14]。“馆，古玩反，一（馆）舍也，一（馆）驿之舍，有作館亦同”^[15]。由此，可以看出“款”只能是“馆”的一种异写，否则是没有办法加以解释的。在辽金时期，以“馆”为名称的行政单位，是比较常见的。辽代除了辽阳建有“曷苏馆”之外，还在西夏边界建有“曷苏馆”。据宇文懋昭记载：“合苏馆，河西亦有之，有八馆在黄河东，今皆属大金，与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馆，旧属契丹，今属西夏”^[16]。此外，在金代（太祖时，夏人救辽）夏人屯兵於可敦馆（P1651）^[17]；天会八年（1130）“又建‘归受馆’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军民”^[18]；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北京路）神山：辽泽州神山县，辽太祖俘蔚州之民置。章宗承安二年（1197）尝属惠州，升孩儿馆为涿阳县，以隶之。……（西京路云内州）云州本曷董馆，后升为裕民县，皇统元年（1141）复废为曷董馆，大定二十九年（1189）复升，更为今名”^[19]。可见“馆”是辽金时期一种具有行政性特点的居住单位是没有疑义的。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曷苏馆”的并不是简单的指“熟女真”或“系籍”的意思，也不是单纯的“藩篱”的意思。其本身含义就是“属国（属夷）”或“归化人”的“馆”。

二、辽代曷苏馆女真所指

曷苏馆女真通常被认为是阿保机迁往辽阳地区的“熟女真”，专指女真一部。但是笔者认为这不准确。

在《大金国志》中《金国初兴本末》记载：“（辽代女真）其属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则色微黑，契丹目为混同江，深可二十丈余，狭处可六七十步，阔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为‘生女真’，亦臣於契丹。后有酋豪受宣命为首领，号太师。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兴北方，吞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为患，诱豪右数千家处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势，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宫口至速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咸州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极远边而野居者，谓之‘黄头女真’”^[20]。

在《启东录》则延续此说，再次提到“盖居混同江南者，为熟女真，江北者为生女真。契丹虑女真难制，安巴坚诱豪右数千家处辽阳南，谓之哈斯罕。满洲语藩篱也。防闲之，使不得与本国往来。其隶属咸州兵马司谓之辉发，其极远而野居谓之黄头。女真种有生熟，因有系籍不系籍之异称。哈斯罕大王者，系籍也。不系籍者，亦间有节度太师之号，所谓长白山太师，辉发太师是也”^[21]。同书还提到：“契丹恐女真为患，诱豪右数千家处之辽阳之南，使不得与本国往来，谓之合苏款。自咸州东北分界，如山谷至涑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咸州兵马司，谓之回霸。案涑沫为粟末水，即混同江。志上文称混同江，此又称涑沫江，误以混同为黑龙江也。合苏款又作合苏馆，今作哈斯罕，回霸又作回拔，今作辉发”^[22]。此外，在《辽史》中也提到“(开泰二年 1013) 冬十月丙寅，详穆张马留献女直人知高丽事者。上问之，曰：‘臣三年前为高丽所虏，为郎官，故知之。自开京东马行七日，有大砮，广如开京，旁州所贡珍异，皆积于此。胜、罗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砮，所积如之。若大军行由前路，取曷苏馆女直北，直渡鸭绿江，并大河而上，至郭州与大路会，高丽可取而有也’上纳之”^[23]。

从这些记载似乎可以看出，“曷苏馆”是专指迁往辽阳的“熟女真”人，但笔者认为“合苏馆女真”确是对“系籍熟女真”的一个泛称。

1. “曷苏馆女真”名称的使用者较多。由混同江以南迁往辽阳的熟女真被称为“曷苏馆”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黄头女真也被称为“合苏馆女真”，在《松漠纪闻》当中记载：“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真’”^[24]。此后在《大金国志》当中也记载：“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真”^[25]。

2. “曷苏馆”包括部落繁杂。“曷苏馆”女真并不是单一的部落，据《辽史》记载“(太平六年 1026) 冬十月丙子，曷苏馆诸部长来朝。十二月庚辰曷苏馆部乞建旗鼓，许之”^[26]。说明其部落繁杂，甚至其中还有混同江北的部落成员，例如：“重熙十年 1031 二月庚辰朔，诏蒲卢毛朵部曷苏馆户之没入者使复业”^[27]。另根据《大金国志》“河西亦有”之语，可以推断出镇州的奥衍女直部、高州的乙典女直部^[28]，亦属于“合苏馆女真”。

3. “曷苏馆”的行政级别与众不同。根据《辽史》记载北面属国官中女真属国主要有：女直顺化王府、北女直大王府、南女直大王府、曷苏馆女直大王府（亦曰合苏袞都女直王，又曰合素女直王，又曰合苏馆都大王。圣宗太平六年（1026），曷苏馆诸部许建旗鼓）、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鸭绿江女直大王府、濒海女直大王府^[29]。明显可以看出，其行政级别比其他属国要高，有统摄他部的权威。在其册封中也比较重视，并将封官的事件作为重大事件记录在正史里，例如：《辽史》记载“(重熙十年 1041) 冬十月庚寅，以女直太师台押为曷苏馆都大王”^[30]。而女真他部则没有如此正式。

4. “曷苏馆女真”分布范围广泛。在辽代除了辽阳地区有明确的“曷苏馆”女真外，《大金国志》中《金国初兴本末》记载：“契丹乘唐衰兴北方，吞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为患，诱豪右数千家处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势，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宫口至涑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咸州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极远边而野居者，谓之‘黄头女真’”^[31]。而《松漠纪闻》中则提到“黄头女真者，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真’”，“合苏馆，河西亦有之。有八馆在黄海东，今皆属金人”^[32]。《大金国志》也记述：“合苏馆，河西亦有之，有八馆在黄河东，今皆属大金，与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馆，旧属契丹，今属西夏。大金约以兵取关中，以三城八馆报之，后背约，再取八馆，而三城在河西，屡战不得”^[33]。由此也可以看出，东京路、西北招讨司等处的女真人都属于“曷苏馆”女真体系。那么，其分布便包括东京路曷苏馆；上京道肃州^[34]、镇州（奥衍女直部），中京道高州（乙典女直部）、^[35]榆州等，西京路（云内州、河西八馆）^[36]等处，几乎遍布辽代北部全境。

由上可以得出：“曷苏馆”女真是对辽代系籍女真——熟女真的泛称，而不是单纯的对辽阳女真的专称。

三、辽金曷苏馆的性质

曷苏馆女真是辽金时期，女真人重要群体之一，但是对于契丹人她们是外族、归化人。而对于女真人、高丽人未取得政权时，他们是可通过族群亲缘关系争取的对象，但取得政权后，他们便成为他的国民。因此，曷苏馆女真在辽代，一直是作为社会边缘人来看待的一个族群。

在辽代曷苏馆女真最初形成是阿保机为了防止女真人内部、女真与高丽集成同盟而将熟女真迁入辽阳建立了曷苏馆，此后，这一名称便成为对熟女真的统称。曷苏馆作为系籍女真属民的统称，尽管系籍，但仍是作为归化人来看待的。

在辽代曷苏馆女真并没有与辽中央政府建立起紧密的行政隶属关系。在行政建制上有曷苏馆女直大王府，军队隶属于诸兵马司、招讨司、详稳司、诸宫帐、州县，例如：龙化州，天复三年（903），（太祖）“伐女直，俘数百户实焉……天显元年（926），崩于东楼。太宗升节度。隶彰德宫，兵事属北路女直兵马司。龙化县，太祖东伐女直，南掠燕、蓟，所俘建城置邑。户一千”^[37]。再如：“（统和二十二年 1004）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招州，绥远军，刺史。开泰三年（1014）以女直户置，隶西北路招讨司”^[38]。但是他们一直处于属国军（部）的类型中，尽管迁移也是“举族”迁移，没有打破其原有的组织结构，其管理也是比较松散的，曷苏馆女真也是时叛时附，特别是辽阳的曷苏馆地接高丽，经常成为高丽的战略伙伴。《辽史》记载：“取曷苏馆女直北，直渡鸭绿江，并大河而上，至郭州与大路会，高丽可取而有也”^[39]。正如：（韩家奴）曰：“况渤海、女直、高丽合从连横，不时征讨”^[40]。曷苏馆女真这时多是与契丹政权保持朝贡关系。例如：（开泰八年 1019）五月己卯，曷苏馆惕隐阿不葛、宰相赛刺来贡。…九月庚辰，曷苏馆惕隐阿不割来贡^[41]。到“（太平六年 1026）冬十月丙子，曷苏馆诸部长来朝。十二月庚辰曷苏馆部乞建旗鼓，许之”^[42]。而“太平九年（1029）八月渤海大延琳叛。时南北女直皆从延琳，高丽亦稽其贡”^[43]。到重熙十年（1041）才加封女直太师台押为曷苏馆都大王^[44]。到重熙十九年（1050）曷苏馆仍是贡使关系^[45]。这种关系并不很稳定，曷苏馆女真的叛乱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天庆六年 1116）八月乌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挾不也等招之。十月乌古部来降。十一月东面行军副统马哥等攻曷苏馆，败绩”^[46]。这种松散关系，也反映出曷苏馆女真处于契丹政权又打又拉的状态，但是由于归化人的这种身份她们始终处于边缘人的地位。所以在辽代，曷苏馆女真随猎从征无所不在，但整个《辽史》中除了曷苏馆部署官员外，几乎见不到杰出人物，甚至社会地位较低。例如：“乌陵思谋本北辽合苏馆女真，乃居辽地，俗呼熟女真，如陕西熟番之类也。女真姓乌陵最微贱，小名撒卢母。本无名字，后以门下被虏人洛阳进士吴（缺字才下有一鼎）、苏闾立名曰思谋，字仲远”^[47]。

正是这种松散关系，才造成了曷苏馆女真最终成为金国的反辽同盟。例如：“始祖居完颜部仆幹水之涯，保活里居耶懒。其后胡土门以曷苏馆归太祖，自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别而去，盖自谓阿古乃之后”^[48]。再如：“独吉义本名鹘鲁补，曷苏馆人也。徙居辽阳之阿米吉山。祖回海，父祕刺。收国二年（1116），曷苏馆来附，郾刺领户三百，遂为谋克”^[49]。

到了金代，以曷苏馆女真与金国建立者属于同一族群，在血缘上有天然的认同感，所以他们的身份便由归化的边缘人变成了大金国的正式国民和可依靠的对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真正的国民来看待。例如：（天会元年 1123）“十一月己卯，诏女真人，先有附于辽，今复虏获者，悉从其所欲居而复之。其奴婢部曲，并听为民”^[50]。天会五年（1127）四月己丑，诏曰：“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51] 大定十七年（1177）三月辛丑朔，赈东京、婆速、曷速馆三馆^[52]。曷速馆路、蒲与路、胡里改路、速频路四节镇，省观察判官而无州事^[53]。大定十七年（1177）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户，自陈皆长白山星显、禅春河

女真人，辽时签为猎户，移居於此，号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义兵之兴，首诣军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诏从之^[54]。

2.作为一只可靠的军事力量。例如：“天会二年（1124）十月丙寅，命南路军帅闾母，以甲士七千人益合苏馆路字董完颜阿实赉，以备高丽”^[55]。“（黄头女真者）其人戇（zhuang）朴勇鸷，不能别死生。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札，令前驱，谓之硬军”^[56]。甚至在内部政权更迭过程中，还起到重大作用。例如：正隆六年（1161）九月丙申，将士自军中亡归（世宗）者相属于道。曷苏馆猛安福寿、东京谋克金住等始受甲于大名，即举部亡归，从者众至万余，皆公言于路曰：“我辈今往东京，立新天子矣”^[57]。

3.曷苏馆部族首长地位提高。一方面投降的曷苏馆头领作为宗室来看；另一方面派宗室掌管曷苏馆。例如：合苏馆路字董完颜阿实赉^[58]；合住，曷苏馆謨里海水人也。领辰、复二州汉人、渤海。子蒲速越，袭父职，再迁静江中正军节度使，配金牌，为曷苏馆女直部长。……布辉，除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59]。再如：“（完颜）隈可正隆二年（1157），例夺王爵，改曷速馆节度使”^[60]；（完颜）斜哥，累官同知曷苏馆节度使事^[61]。此外，曷苏馆女真人也得到了重用。例如：白彦敬本名遥设，部罗火部族人。初名彦恭，避显宗讳，改焉。祖屋仆根。父阿斯，仕辽为率府率。（世宗立）遂降，以为曷苏馆节度使^[62]。大定二年（1162）五月丁酉朔，以曷苏馆节度使白彦敬为御史大夫^[63]。再如：尼庞古钞兀，曷苏馆人。初为大臭扎也，补元帅府通事^[64]；黄捆敌古本，世居星显水。从破宁江，取咸州……从攻回鹘城，破其兵九万^[65]。

4.曷苏馆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确定下来。金代以后，曷苏馆女真不再是对熟女真的泛指，而是具体指某一行政区划。尽管黄头女真、河西诸馆女真仍沿用辽代的称呼，但只能是“号合苏馆”作为一种自称，而实际上正式制度中，“曷苏馆”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天会二年（1124）就明确出现“合苏馆路字董”^[66]；天会七年（1129）十一月庚戌，徙曷苏馆都统司治宁州^[67]。《金史》地理志记载“曷苏馆路，置节度使。天会七年（1129），徙宁州，尝置都统司，明昌四年（1193）废有化城关，国语曰“曷撒罕关”^[68]。而其所在地属于东京路辽阳府鹤野县长宜镇^[69]。明昌四年，罢曷苏馆的原因就是建辰州辽海军节度使^[70]。在此期间，还在此地设有猛安谋克军事行政机构，据《金史》记载：“先是，复州合厮罕关地方七百余里。因围猎，禁民樵捕。（完颜）齐言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则公私有益。上然之，为弛禁。即牧民以居，田收甚利，因名其地曰合厮罕猛安”^[71]。而其他地方的属辽曷苏馆都在行政变革中，逐渐成为行政区划，而其人民也就融入到当地女真人当中了，例如：（辽阳）“来远州，下。旧来远城，本辽熟女直地，大定二十二年（1182）升为军，后升为州。……（西京路云内州）云州本曷董馆，后升为裕民县，皇统元年复废为曷董馆，大定二十九年（1189）复升，更为今名”^[72]。

所以，金代由于曷苏馆女真被作为女真人的一部分来看，成为了国家的正式国民，在这种背景下，曷苏馆女真也表现出对金、女真的民族和国家认同，甚至表现出血缘的认同，例如：“胡十门者，曷苏馆人也。父挾榔野，事辽为太尉。胡十门善汉语，通契丹大小字，勇而善战。高永昌据东京，招曷苏馆人，众畏高永昌兵强，且欲归之。胡十门不肯从，招族人谋曰：“吾远祖兄弟三人，同出高丽。今大圣皇帝之祖入女直，吾祖留高丽，自高丽归于辽。吾与皇帝皆三祖之后。皇帝受命即大位，辽之败亡有徵，吾岂能为永昌之臣哉！”始祖兄阿古乃留高丽中，胡十门自言如此，盖自谓阿古乃之后云。於是率其族属部众诣撒改”^[73]。至于黄头女真的叛乱，那只是小插曲而已。

注：

[1] [宋] 洪浩撰，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22页。

[2] [清] 林寿图撰，李国芳点校：《启东录》卷二“完颜”，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190页。

[3] 参见《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658~659页。

- [4]贾敬颜、朱凤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卢龙塞略》卷十九、二十译部上下卷所收蒙古译语译上品职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第173页。
- [5]“我勺儿”只是在“和硕”前加了一个“e”的一个发音字母，只是口型音。若“罗斯”蒙古语发音要圆口型，结果汉语标注变成“俄罗斯”。
- [6]参见陈永龄主编：《民族辞典》“和硕亲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第722页。但是该说法不准确，在满族社会组织中，“部落”通常是使用“固伦”这个词。
- [7]参见中央民族大学赵展的满语讲稿。另笔者认为清代的亲王，也是不可能超出汉族：亲王对应国、郡王对应郡、侯爵对应县的传统规矩。
- [8]《金史》卷一，世纪，中华书局，第2页。
- [9]佚名：《女真传》，见于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六“纪年，太宗文烈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第583页。
- [10]〔清〕林寿图撰，李国芳点校：《启东录》卷二“完颜”，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190页。
- [11]《金史》，地理上，卷二十四，志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53页。
- [12]参见《辽史》卷三十六，志第六，兵卫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429—433页。
- [13]参见《辽史》卷四十六，志第十六，百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756—763页。
- [14]〔辽〕释行均编：《龙龕手鏡》（高丽本）“去声卷第三”，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354页。
- [15]〔辽〕释行均编：《龙龕手鏡》（高丽本）“入声卷第四”，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502页。
- [16]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十二“纪年，熙宗孝成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第177页。
- [17]《金史》卷七十二，列传第十，完颜娄室，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651页。
- [18]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六“纪年，太宗文烈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第103页。
- [19]《金史》，地理上，卷二十四，志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69页。
- [20]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三“纪年，太宗文烈皇帝一”，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第46页。
- [21]〔清〕林寿图撰，李国芳点校：《启东录》卷二“完颜”，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190页。
- [22]〔清〕林寿图撰，李国芳点校：《启东录》卷五“校勘”，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257页。
- [23]《辽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圣宗六，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74页。
- [24]〔宋〕洪浩撰，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21页。
- [25]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十二“纪年，熙宗孝成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第178页。
- [26]《辽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圣宗八，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00页。
- [27]《辽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兴宗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25页。
- [28]《辽史》卷三十三，志第三十，营卫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391页。
- [29]参见《辽史》卷四十六，志第十六，百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756—763页。
- [30]《辽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兴宗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26页。
- [31]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三“纪年，太宗文烈皇帝一”，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第46页。
- [32]〔宋〕洪浩撰，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21页。
- [33]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十二“纪年，熙宗孝成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178页第一版。
- [34]参见《辽史》卷十八，本纪第十八，兴宗一，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22页。
- [35]参见《辽史》卷三十三，志第三十，营卫志下、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391页、第451页、第477页。
- [36]参见《金史》，地理上，卷二十四，志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69页。
- [37][38]《辽史》卷三十七，志第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447页、第451页。
- [39]《辽史》卷十五，本纪第十五，圣宗六，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74页。
- [40]《辽史》韩家奴传，卷一百三，列传第三十三，文学上，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428页。
- [41]《辽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圣宗七，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86页。
- [42][43]《辽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圣宗八，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00页、第204页。
- [44]参见《辽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兴宗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26页。
- [45]《辽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兴宗三，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41页。
- [46]《辽史》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335页。

- [47]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之二十七“开国功臣传，乌陵思谋”，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一版
- [48]《金史》，世纪，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2页。
- [49]《金史》卷八十七，列传第二十五，独吉义传，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917页。
- [50][51]《金史》，太宗，卷三，本纪第三，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48页、第57页。
- [52]《金史》，世宗中，卷七，本纪第七，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66页。
- [53]《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八，百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312页。
- [54]《金史》卷四十六，志第二十七，食货一，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034页。
- [55]《金史》，太宗，卷三，本纪第三，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1页。
- [56] [宋]洪浩撰，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6月，第22页。
- [57]《金史》，海陵，卷五，本纪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16页。
- [58]《金史》，太宗，卷三，本纪第三，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1页。
- [59][60][71][73]《金史》卷六十六，列传第四，宗室，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562页、第1561页、第1564页、第1561页。
- [61]《金史》卷七十四，列传第十二，完颜斜哥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699页。
- [62]《金史》卷八十四，列传第二十二，白彦敬，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890、1891页。
- [63]《金史》，世宗上，卷六，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27页。
- [64]《金史》卷八十七，列传第二十五，尼庞古钞兀，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922页。
- [65]《金史》卷八十一，列传第十九，黄掴敌古本，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816页。
- [66][67]《金史》，太宗，卷三，本纪第三，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1页、第60页。
- [68][69][70]参见《金史》，地理上，卷二十四，志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53页、第555页、第556页。
- [72]《金史》，地理上，卷二十四，志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569页。

[责任编辑：何晓芳]

《满族服饰文化研究》出版

辽东学院服装与纺织学院副教授曾慧撰写的《满族服饰文化研究》，由辽宁民族出版社付梓出版。

该书作为“满族这些事儿丛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珍贵丰富的史料、图片，以生动翔实的笔触，对满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史作了详细深入的探讨。本书最具有突破性贡献的是，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以唯物史观和文化变迁理论为指导，对满族服饰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综合的梳理和探讨研究，不仅全面展示了满族服饰文化的特色，还深入探索了满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变迁史，并对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挖掘。这也是对满族及满族文化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满族服饰文化研究》一书的出版，对满族社会及文化发展、民族服饰保护、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满族服饰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实现党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让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